

黄石文学丛书

短篇小说卷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石文学/樊建国主编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9

ISBN 7-225-01770-5

I、黄……

II、樊……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湖北—黄石市—当代

IV.1218.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825 号

黄石文学丛书·短篇小说卷

黄石市文联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编:810001 电话:6143426

印刷:大冶市教育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5.375

字数:400 千字

版次: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6.00(全套 199.00 元)

书号:ISBN 7-225-01770-5/I·39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黄石文学丛书

短篇小说卷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九月

《黄石文学丛书》编委会 组成人员名单

顾问 任世茂 阮成发

编委会主任 汪道胜

编委会副主任 樊建国 李声高

丁杰 杨宗亮

主 编 樊建国

副主编 黄瑞云 徐兴燕

张实 杨胜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杰 王克宏 吕东剑 向东方

孙重建 汪道胜 吴宏堂 吴望清

张实 张公福 张焕明 杨宗亮

杨胜华 李声高 杜应华 周从涛

范国强 胡家法 骆传林 郭卫东

耿修学 黄瑞云 程良胜 程良健

董尚荣 廖国政 樊建国 熊铁

本卷编辑人员名单

主 编	胡家法	吴宏堂
副 主 编	柯尊解	胡燕怀
	廖解志	耿修学
	谭先义	
执行编辑	耿修学	贺方钊
	黄佳君	

庄严未来世纪

——《黄石文学丛书》总序

樊建国

书籍,是人类五千年文明不断传承的最重要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感受历史前进的步伐,那是因为每个时期留下的书籍中,展示了那个时期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医药等方面的最新成果。而文学则是客观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历史最生动、最形象的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史中,去读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

公元一九九九年的即将过去,标志着一个百年、一个千年的结束和开始,开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迎来了建国五十周年的大庆。我们从昨天开始,创造了今天的辉煌,我们将给明天,留下怎样的历史?作为几乎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黄石,历史的丰碑矗立在 463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矗立在我们今天奉献给读者的这套文学丛书中。

这套《黄石文学丛书》,按体裁分类编辑为十卷,收录各种文学形式的作品约 280 万字,集我市解放五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之大成,是全市广大文学工作者献给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一份厚礼。对于各卷中具体作者和具体作品的优劣得失,各卷的序言都作了或详或略的概述,我就不再一一评说。对整套丛书而言,我觉得其特点有三:

其一,有着鲜明的时代感。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

文学作品,无论从选材,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明显地打有那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烙印。我们的作者,既是那个时期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者,唯作者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其作品才能与时代同步、与历史永存。

其二,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黄石是青铜文化的摇篮,是我国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我们的文学作品象这块宝地的矿产资源一样丰富多彩,象矿产的延生产品金、银、铜、铁一样厚重沉甸。从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到现代化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从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到今天的钢铁联合企业,读者自可从这套丛书中,感受到炮吼雷鸣的热烈和钢流铁海的壮丽。

其三,题材、体裁的多样化与表现手法个性化的有机结合。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纯文学形式的作品,还是影视、戏剧、曲艺等综合艺术的文学脚本,其艺术创造虽然有各自的规律,但不同的作者,都有各自个性化的表现手法。同是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总督张之洞》的叙史与《洛神赋》的抒情,不同的表现手法却能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同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诗人,重山的作品与雪村的作品,使人感到诗歌王国两极的遥远。正是由于作者各自个性化的表现手法,才使人领略到文艺园地的百花齐放。

黄石被人们称誉为江南聚宝盆,我们的矿产资源的确十分富有。我们的文学艺术也应该是座聚宝盆,我们的作者曾经、今后当永远象乐于奉献的矿工一样,不断地去发现、发掘生活的富矿,通过作者头脑的熔炉,努力提炼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造福于未来世纪的人民大众,庄严未来世纪的崭新时代。

《黄石文学丛书·短篇小说卷》序

胡家法

文学不是卡拉 OK 之类的娱乐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具体的、形象生动的历史。

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这部《黄石文学丛书·短篇小说卷》里读到黄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五十年来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与斗争,在一片废墟中建设成一座江南明珠城市黄石的全部历程,能读到黄石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勇于献身,勇于进取的风貌,能读到开拓进取的铜斧精神,能读到那一个个仍然鲜明的脚印连串而成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能读到改革开放以来,黄石人民在中共黄石市委、黄石市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能读到素有江南聚宝盆之美称的黄石,能展现出今日的风采,正是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无数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艰苦创业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精神深入人心的结果。

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几百万、几千万年的历史,以毁灭那个时代生存于这片土地的一切生灵的代价,孕育了这片土地的无与伦比的富裕;几千年、几百年的历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炎黄子孙以他们的肉体 and 鲜活的生命证明着他们的勤劳和智慧;近百年、几十年的历史更昭示着这里的人民不畏强暴,抗击外侮,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赤胆忠心!

用文学记录下这一切,是一个十分伟大的工程。收入《黄石文学丛书·短篇小说卷》的作品是这个伟大工程中极小的一部分。

我们应当真诚地感谢那些作者,也许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名字会因为他们的作品而永远被我们记住。

文学不是物质的东西,但她却是铸造一种精神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从《诗经》到诸子百家,从《离骚》到唐宋的诗歌散文,文学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甚至在没有文字之前,文学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鼓舞人类团结一致,与自然斗争的一种神奇的力量。不必说远古时代的劳动号子在那时的难以想象的艰难劳作中所起到的鼓舞作用,在当代,《在烈火中永生》、《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正如战斗号角那样激励着无数的热血儿女为祖国的富强而忘我奋斗!正是这些文学作品点燃了他们的青春之火,点沸了他们的青春热血,使他们获得了一种一往无前的使命感,并为这种使命感而忘我奋斗,奉献一切!

文学在我们的工作和事业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

这正是我们编辑《黄石文学丛书·短篇小说卷》的目的,也是我们编辑整个《黄石文学丛书》的目的。我们不止是为了纪念。

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我们的事业是要把我们的家园,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繁荣富强,都壮丽辉煌!我们的事业尤其需要塑造一种全新的精神!

文学在这种伟大的事业中,是大有可为的。

目 录

序	胡家法(1)
钱塘风雨	崔左夫(1)
我和珊兰	李声明(15)
木匠说印	谭先义(23)
在神台下	张开焱(35)
供应站长	马景源(45)
秀玲探亲	耿修学(55)
公安局长的麻烦事儿	王建福(66)
山菊儿	查代文(75)
哥们头儿	王建福(87)
窗外的灯光	马景源(94)
麻队长	尚广占(107)
布谷鸟在歌唱	胡 泊(118)
怪剧院	沈光华(133)
桂花藕	殷显扬(138)
远方的桥	查代文(147)
厂长的社会档案	谭先义(154)
青石街夕照	胡燕怀(168)
她回山那边去了	查代文 柯尊解(185)
阉猫亨特	沈光华(196)
煤炭大王	李志红(202)
灰耳兔	黄瑞云(211)
这里有片桃树林	耿修学(218)
全归	张 实(229)
洞火	胡燕怀(246)

马尾·····	石义权(265)
小院二题·····	李声明(269)
凤凰旦谢台·····	王 磊(295)
评奖·····	美 达(313)
黑土小屋·····	王旭英(319)
狗道·····	曾纪鑫(332)
我的小镇·····	邹红卫(346)
老班爷爷·····	李铭达(355)
中药·····	曹树莹(358)
科学福尔摩斯·····	杨炳衡(367)
盲人·····	曹树莹(384)
女性晚景录·····	殷显扬(392)
穿越江雾的帆·····	谢祥生(397)
于叔·····	雪 村(409)
甘蔗林·····	邓志安(413)
小小说四题·····	贺方钊(421)
小小说三题·····	王友元(433)
小小说二题·····	陈淹林(437)
小小说三题·····	黄佳君(441)
小小说二题·····	胡 敏(452)
小小说一束·····	曾纪鑫 邓正清 吴馥萍
·····	柯 学 曹 杰 袁文华
·····	张 芳 刘 梦 邓志安(458)

钱塘风雨

崔左夫

—

夏夜。

钱塘江的江水向下游奔涌着，江面越来越显得宽阔。右岸高高的六和塔向江面上投下了一道浓浓的黑影，那通向城内的车道两旁的红色和白色的灯光，像开放在一棵棵大枫树中间的花朵。一条宽宽的铁桥，远望去像稍微倾斜地躺在江面上，江潮在它的桥墩旁闪烁着、起伏着，就像聚集在一起的银色的鱼群似的。列车从左岸黑黑的远处急喘而来，火车头用它的灯光照耀出桥梁的壮丽和身架。

站在六和塔上向右岸的远处望过去，墨黑的江岸迅速地向远处浮动；黑黑的云层从海上聚集起来，雨已经躲藏在密密的云层里面。

时钟正指着夜间十点整的时候，城西平原上那些稀落的房子中间射出了一道手电筒的白光，接着军号声尖厉地传出了指挥员的号令：“紧急集合！”

通讯兵带着营长的命令奔到二连连部。二连的通讯兵小张把他引到连首长的寝室门前，喊了一声。但是回音却从隔壁房子传来，这是指导员的声音。他俩走进去。小张随手打开电灯开关，可是电灯不亮，心里捉摸到不来电的事儿一定与营部来的命令有关联，嘴里便唠叨起来：“不来电不亮啦！”指导员在黑暗里听清了小张的声音，手电筒霍然一亮，两个小伙子的双手自动搭到额前，

保护着眼睛。指导员已经整齐地着装完毕,向营部的通讯兵伸出手来:“通知呢?拿来吧。”小张把电筒接过来照着通知。指导员默默地念着:“我西南十五公里处有敌一个空降团着陆,正沿钱塘江右岸向某城前进,命令你连三十分钟内从现地开赴江桥右岸的二五〇高地,立即作阵地防御之作战准备……”只见指导员的两道浓眉紧锁了一下,随即命令值班员:“全连立即集合。各排长到值班室来接受任务。”他把命令交给小张:“送给连长,你说我先到各分队去了。”

整个连队活动起来了,黑暗里只听到几声轻轻的咳嗽,忙着打背包、挂饭具,老兵们心里都有个数,他们猜想十之八九是一场演习;新兵却紧张得不得了,找这找那,有的在黑暗里争背包带,有的说衣服还在晒衣场上没收回来。指导员在门口暗暗地听着,心里有些发怒:“班长们怎么只顾自己,忘了新战士了!”接着他开口了:“同志们要沉着,轻装集合,各班长注意掌握自己的分队。”

慢慢地,部队在黑暗中有秩序地排好队。军官都来到值班室,指导员很着急,夜光表上的长针已经指向十点十分,他便向排长们交代了情况和任务,要全连在二十分钟内跑步占领二五〇高地。随即叫各排按秩序到兵器室取出武器弹药,先头班由排长负责,立即带领出发。

小张摸近了连长的床,叫了一声:“连长同志,有任务,请你快起床。”没有理睬。心里想起了连长过去说过的话:“老兵才懂得睡觉的美,行军休息十分钟,能倚在枪把上做三个梦。”小张心里有些好笑,全连都起来了,可是……他打开手电筒,一瞧,原来没有人。他一时惊疑不定,但心里马上清醒过来了:连长回到“小家”去住啦!

各分队拥到兵器室门口,门还锁着。小张到指导员面前报告:“连长不在。”一排长黄家昌本来是个急性子的人,这下子可火了:“哼,今天又不是礼拜六,为啥不声不响地回去?武器拿不出,这不糟了!”小张一听,心里很拥护,这些话正说到他心里。指导员也有

些沉不住气了，但在下级面前多少有些拘束，心里在暗暗地责备：“老林，乱子闹大啦，你怎么有了小家就忘了我们大家？”

原来，兵器室的来由是这样的：“二连从上月起负担了一项临时任务——白天要到海塘等工地上协助工程建设，武器不便带到工地上去，接营长的命令，设立了一个临时兵器室。因为这是全连的命根子，所以兵器室的钥匙一直保存在连长身上。

大家望着兵器室，怎么办呢？指导员的思想随着手表上移动的长针翻腾着：等小张到军官宿舍去拿钥匙回来？不行，来回得三十分钟。怎么办？……

战士们也有几分明白了，远处有人七嘴八舌的，有个绰号叫“火箭筒”的一班副胡大海在唠叨：“想不到一枪不打就缴了械。”还有人说：“不演习就不知道哪里有漏子？”

营部的第二遍集合号又在远处吹起来。

指导员往日那种和蔼庄重的声音失去了，向一排长命令道：“要一班派人把兵器室的门打开。快！”

那个绰号叫“火箭筒”的一班副胡大海，领着三个战士来到兵器室门前。他们用脚踢了一顿，四个人又挤在一起拱了几下，可是那黑漆漆的门只是微微地颤地了一下。

指导员命令：“找一个粗东西把门撞开！”

胡大海平时的那股大力气使上了，他到操场上扛回一个中号木马。四个战士搬起木马向门上撞击了几下，黑漆漆的门倒下去了。屋檐下落下了几片碎瓦，木马的两条前腿也凄惨地折断了。

战士们涌进了兵器室，取到了自己的武器，随即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马上出发。

风雨到来了，倾盆大雨浇在战士们的身上。队伍仓促地沿着江岸奔向前去……

二

一排青色的楼房，砌在临江的一条公路旁边。房子的周围有

一道矮篱笆，篱笆临河的地方开着一个门，妇女们白天从这里出来提水、买菜，军官的孩子们日落前从学校里回到院子里来，回到母亲的身边。院子东首的一幢编号十八的房子，门前还躺着一畦小小的菜园。

夜里，有人在这十八号房子的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房里亮了起来，房门轻轻地吱嘎响了一声，房门在那人的身后又重掩了起来。

这是连长林志平，他今天以稀有的快乐突然出现在妻子朱萍的面前。

房间并不大，但布置得很安适。房门上面的横档上排列着好几条肥皂，房间的尽头摆着贮粮食的口袋和蔬菜之类的东西，一本《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放在窗前的桌子上，书中间还夹着一张浅红色的书签，显然是女主人睡前还读过这本书。

林志平把书推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两样东西，先拿出的是一枚美丽的玫瑰色的别针，送到妻子的手心里，然后拿出一只精致的嵌罗甸的盒子，盒子上镶着一对楚楚怜人的古仕女，还镶着不少瑰丽动人的花纹。他打开匣子对妻子说：“可以把我的六个奖章和纪念章放在里面。”

这两件心爱的东西，林志平早已打主意弄到手，今天，从北京休假回来的一连连长，到底给他买到了。

他抬起头来，望着朱萍正把那枚别针别到胸襟上，他点点头，用快乐的眼光传递着心中的赞美。朱萍迎着他那温存的眼光，两颊立时泛起了红晕……

电灯拉熄之后，这对新婚不久的夫妇轻语了好久。

当朱萍提起工作的时候，林志平漫不经心地回答：“工作？有的是。不久，有了孩子不就是你的工作。”这些话朱萍有些听不进去，她开始觉得他太不尊重自己的志愿。

“不，我现在可以工作，白天我不能老待在这小房间里，我要有事做。”她有些激动起来了。

“行啊，从明天起教我学语文和数学，这不就有事做了。”

“教你一个人？同志，我是一个师范毕业生，每天只教一个‘学生’？”朱萍把这两天关于工作的事一一端出来了，“告诉你，我的上尉同志，从明天起，我就不待在这小房子里了。”

“好啊，回去吗？我派部队撵你。”他开着玩笑。

过了一会儿，朱萍还在轻轻地诉说，可林志平已经带着一天的疲劳呼呼地熟睡了，

“喂！”她推着他的身子，他也没有醒过来。

这个年轻的教师有些憎怨起来了。半年前，她辞别了小学校里那些可爱的孩子，来做这个“最可爱的人”的妻子，可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却从此和生活的大海分离开了……

她睡不着，闪电从窗子里投进一道光亮，雷雨把屋顶浇得沙沙作响，她扭开电灯坐起来，感到小孩在肚子里微微地动着。她计算着：受孕已经四个多月了。

外边的公路上像有人在大雨中奔跑过去。她慢慢离开床，倚身到窗口，在一道闪光里看清了一支队伍急急地沿江岸上的公路疾进，远处像是有人在高喊。她的心悸乱起来，是不是队伍有任务出发了？

她急急叫起林志平。他还是睡态未消，当听到队伍出发了，便急得顿足不已，匆匆穿好了衣服，一声不响地冲了出去。

雨点在沙沙地飘落，乌云已经躲藏起来了，小河里的青蛙咕呱地叫起来了。

三

林志平奔回到连里的时候，门窗大开着，没有人迎接他。

他无力地走到兵器门口，不禁一愣，战争中的那种情景出现了：门板倾卧在一边，屋檐开了一个大窟窿，木马跪在一旁……

他感到一种孤单的情绪，这很奇怪，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他望着那黑洞洞的门，又有些火了，用劲把一只木马的断腿踢

开,机械地坐下来,把兵器室门上的一串钥匙拿出来捏了一捏,狠命地摔在脚下。

有个战士慢慢地走来。他抬起头来一看,是九班的杨东门,右腿上缠着纱布,走起来还有些跛。那是前些时候,九班演习班进攻,杨东门跃起前进,正前方出现了一个大泥塘,可是他想从右面绕过去,刚跨上一道高埂子,连长在后面叫了起来:“杨东门,为什么不利用泥塘?快卧下,你再前进一步,敌人的子弹就会把你打掉的!”杨东门也挺灵活,一骨碌滚到水塘边上,但一失足全身浸到水塘中间,当他挣扎起来时,右腿便不听使唤了。演习结束时,连长作了讲评,把杨东门当例子指出来了:“进攻中的战士,在前进时动作要迅速、敏捷,不许停留,不该拣干净的道路走,杨东门绕过水塘是不对的,你想从高埂上通过,敌人的火力不挡住你吗?不过后来他很灵活,改变了方向,腿扭坏了继续前进……”这个年轻的列兵心中很懊恼,全班的动作被自己拉了个漏子。但他对连长的批评很心服,他暗暗地对自己发誓:“这一课是忘记不了的……”

现在,林志平望着他裹着白纱布的腿,那天下午的演习情形一下子从头脑中闪过。但是杨东门还是立着不动。没有向他报告,像一个喝了酒的醉汉。他心里暴跳起来了,觉得杨东门现在走到他面前是为了奚落他。

他霍然站了起来。杨东门看清了是自己的连长,便立正报告:“连长同志!有什么事吗?列兵杨东门。”林志平习惯地举手答礼,但当他的右手举到头上时,便慌张地垂下来。他的大檐帽却丢在……

为了掩饰自己的难堪,他马上问杨东门:“队伍呢?”

“十点十五分出发了。”

“这是谁出的主意?”他指着打破兵器室的大门。

“是指导员。”杨东门答。“是急了,营部来命令说江岸有情况